

未遂政变

——蒋介石身边的“青年将校团”

田闻一 熊天放 著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未遂政变 田闻一 熊天放 著
——蒋介石身边的“青年将校团”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北京北新桥三条四号
 (邮政编码100007)
经销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厂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787×1092毫米 32开
字 数 140千字 7.25印张
版 次 1989年12月第1版
印 次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074-140-0/I·86
定 价 2.40元

内 容 简 介

一部生动的传奇，揭示了一件半个世纪前鲜为人知的秘密——抗日战争初期，位于重庆的国民党陆军大学一批血气方刚的学员，对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深为不满，秘密结成“青年将校团”，待机起事，企图一举推翻蒋家王朝；后因被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侦破，致使一批青年将领锒铛入狱，被囚禁魔窟般的白公馆。但是，不幸的灾难却为他们提供了结识同被囚禁的共产党人的契机。获释后，他们八方运筹，终于在祖国解放的前夜调转枪口，揭竿而起……

作品情节惊险生动，扣人心弦。

第一部

青年将校团

重庆山洞，中央陆军大学游泳池。

一辆黑色小卧车驶到游泳池门口，“嘎！”地刹住。

“卡德拉克！”坐在池边已经望眼欲穿的牛佩韦情不自禁地一声惊叫。

“方小姐？”王凤起刚从水里露出头来，没听清同窗牛胖子说些什么，他猜测，八成是牛胖子等了半天的方小姐驾临。他游到池边，一下跃跳到牛佩韦身边坐下。

“艳福不浅呀，牛兄！尊夫人上成都这些天，你换了多少个小姐？”

“不，卡德拉克！”牛佩韦顾不上与凤起多说，朝大门口努了努嘴。

从乌黑锃亮的“卡德拉克”卧车里，躬腰走出的是一位身段极为窈窕的女人。她约摸20来岁，穿着白绸衬衫和蓝绸长裤，戴着一副墨镜。

“那是谁？”王凤起轻声问。

“陈小姐！”牛佩韦神秘地在手心里写了个C字，有些得意地说：“教育部长C的侄女。凤起兄，谈起‘孙子兵法’、‘三民主义’……兄弟在你面前不敢班门弄斧，可这些桃红柳绿之事，在陆大，你只有请教为兄了。你知道么？先生身为一国之首，居亿万人之上，却甘居陈小姐一人之下。她撒起野放起娇来，先生只得让她三分。蒋夫人明知先生不

安分，却奈何不得，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前些天索性来了个‘眼不见心不烦’——飞到美国治‘皮肤病’去了。其实，委员长身为国家元首，弄十个八个女人也算不了啥，人家宁夏的马主席都有五个太太呢……”

“牛兄！”风起听牛胖子越说越放肆，便轻轻揪了一下他毛茸茸的大腿。

牛佩韦这才注意到，跟在陈小姐后面的蒋介石已近在咫尺。

看来委员长心情很好，满脸是笑，很可能是他夫人不在的缘故，他比平时轻松自如了许多。这时，陈小姐从肩挎的小包里掏出美国尼龙游泳衣，委员长停下步轻柔地拉住陈小姐的纤手：“不可以的。”

陈小姐娇嗲地“嗯”了一声，抽出被蒋介石拉着的手，象阵微风般地轻盈地往更衣室而去。

“山水太冷，小心，不要着凉！”蒋介石叮嘱道。他虽然不便象称呼自己的夫人那样叫她“大令”，但那口吻也是显而易见的温存。

蒋介石走近了，风起等人赶紧仓惶立正。

“黄埔10期、陆大17期学员王风起！”

“黄埔7期、陆大专修科学学员牛佩韦！”

.....

风起、牛佩韦后面，还有10来个学员，大家一同向蒋介石敬礼。“好、好、好！”蒋介石连连颌首，“今天游泳池怎么这样清静？”

“报告校长，今天是星期六。”牛佩韦笔直地站在蒋介石面前报告道，“校长亲临陆大，有何训示？”他的奶油肚

子腆得高高的。

“好！”蒋介石心不在焉地望着更衣室说，“你们游你们的水好了！”

“大令！”陈小姐已更好游泳装出来了。她的声音甜甜的，大概是想显露一下自己的殊荣，她这么称呼蒋介石。

陈小姐有一头染黄的金发，右手臂上搭条粉红色浴巾。穿一身红白绿三色尼龙泳衣，曲线毕露，雪白而丰满的体态更加婀娜迷人。

牛胖子偷偷瞟了一眼蒋介石。蒋介石朝走近的陈小姐点头一笑，眼光也停留在她裸露的身躯上。

“你们这里怎么没有女人游泳啊？”陈小姐毫不在乎若干道目光在她身上扫瞄，笑吟吟地问大家。

“这是一个军事学校，女人来游水有诸多不便。”蒋介石代替学员们回答。

“人家美国的西点军校还专门花钱请女人到学校跳舞呢！”陈小姐颇有见识，“大令，照你的意思，男人和女人就不能在一起游泳吗？”

“非也，非也！”蒋介石忙说：“我绝不反对男女一起游水，绝不！不然，我怎么会带你到这个大池来呢？嘿嘿嘿！”蒋介石笑着说，“不过，游泳池引来的是山水，冷得很呐！你要小心抽筋。”

“校长言之有理，”牛佩韦听到这里，又“啪！”地向蒋介石敬了个军礼，自告奋勇地说，“山水寒冷，容易抽筋。卑职牛佩韦愿入池侍候小姐。”

蒋介石将右手中的手杖轻轻朝地下一敲，再将左手搭在手杖上，一双鹰眼寒凛凛地射着牛佩韦长满毛的赤膊。

牛佩韦自知冒昧，混身沁出了汗珠，站在蒋介石面前，吓得大气也不敢再出一口。

“入池侍候小姐！”不意蒋介石却这样吩咐了他。牛胖子大喜过望，壮起胆子走近陈小姐说：“小姐，请！”

陈小姐将胳膊肘上的浴巾往蒋介石肩上一搭，走到池边。

“不要忙，”蒋介石一边说道，一边将浴巾递给身边的侍卫，走近陈小姐，右手在胸前比划着，“先在身上淋些水。”

“大令！”陈小姐深情地递给蒋介石一个秋波，轻盈地跳下水去；水面上溅起白花，泛起一阵涟漪。

“扑通！”跟在陈小姐之后，牛佩韦象颗重磅炸弹跳进了游泳池。他那沉甸甸的肥胖身体，竟将池水溅了蒋介石一身。

好在蒋介石一点不介意。他掏出长绸袍里揣的手帕，擦着脸上的水珠，“嘿嘿嘿”地开心地笑个不停。

二

“凤起兄，老牛头请客。走，看戏去！”陈翔推开宿舍的门，把军服往乱鸡窝似的床上一扔，从枕头下选出一条蓝色底子白斜条花纹的领带结在脖子上，兴致勃勃地对躺在床上看报的王凤起道。“陈兄，你还有这等雅兴？”凤起从床上欠起身，两道剑眉紧锁，将手中一张《时事新报》递给陈翔。

“日机36架轰炸乐山”一行标题映入陈翔的眼帘。

“国难当头，可委员长仍重弹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之老调……”王凤起剑眉紧锁，忧心忡忡。

“风起兄，我等小辈，无能左右国家大事，还是象佩韦那样好！落得自在，管他天塌不塌，反正有校长‘胸怀全局，运筹帷幄’”。陈翔超脱得多。

“嘟——嘟——”几声喇叭声传入宿舍。

“我们快点走吧，老牛头在催我们了。”陈翔拖起风起。

“佩韦真有办法，哪里去弄的一辆汽车？”风起边走边问。

“宪兵司令部。老牛头路子宽。”陈翔拍拍牛佩韦的宽肩，“弟兄们也跟着享点福！”

“风起兄，我看你成天躲在乌龟壳里啃书看报，真快变成老朽了。偌大个陆军大学，有几个还信读书救国？”牛佩韦一边揶揄地对风起说道，一边拉开了吉普车的门，“走，看戏去。乐一乐，开开心。”

“看啥戏？”风起钻进吉普车，发现梅合章已坐在车里。

“好戏。”不等梅合章回答，牛佩韦抢先回答。

“哪个戏院？”车开出去以后王凤起问道。

“到了自然会明白。”牛佩韦诡秘地一笑。

“佩韦兄，你到底在卖啥药啊？”陈翔心里有些不踏实了。

“诸君放心，我牛某绝不会使你们失望的！”他说着，熟练地把着方向盘。

汽车在盘山公路上绕来绕去，坐在牛佩韦旁边很少开腔

的梅合章困乏地打了个呵欠。

“梅兄，抽支烟，让牛某给你讲点提神的。”牛佩韦将烟递给梅合章，快活地回味说：“那天，在游泳池，校长还在池边守着陈小姐，可我……哈哈……”

“你怎么着了？”

“快讲来听听！”梅合章果然倦意全无。

“没怎么，没怎么。”牛佩韦故意卖关子。

“什么没怎么？快将你那天在游泳池里如何动作讲来听听。”陈翔见牛佩韦含混其词，猜到老牛头那天肯定潜在水里，干了掐掐陈小姐的大腿之类的事，好奇地催道。

“其实，说出来也没啥好听，我不过……”牛佩韦越发得意，一手把着方向盘，一手将烟送到嘴边抽了一口，故意吞吞吐吐。

“牛兄，你娃娃简直狗胆包天，在太岁爷头上动起土来，你晓得陈小姐是啥人！”陈翔很想知道牛胖子的下文，揪着这个话题不放。

“校长素来倡导民主，佩韦对校长民主作风深信不疑，故而敢于不揣冒昧随陈小姐入池。”牛佩韦故弄玄虚。

“牛兄粗中有细啊！”梅合章凑合道。

“哪里，哪里。”牛佩韦谦虚了两声，嘎地将车刹在一座长满松树的小山脚下。

“车抛锚了？可别误了咱们的好戏！”陈翔扫兴地问。

“误不了。戏院到了。”牛佩韦打开车门道，“诸君请下车吧！”

“牛兄，你开啥玩笑？”凤起满脸狐疑地朝山上茂密寂静的松林望了望。

“君子无戏言。”牛佩韦说罢，领着几位同窗顺着山坡上的石梯台阶而上。

到了山顶上一簇灌木丛边，牛胖子喘着粗气停下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小声道，“诸君……保……保持……肃静。”

风起、陈翔及梅合章都很诧异，不知跟牛胖子上了哪条贼船，可既然来了，不得不由他摆布。

松林坡上山风阵阵，飒飒松涛。

“看，好戏开场了。”牛佩韦鬼头鬼脑地指着不远处的山道，兴致勃勃。

风起等人顺着牛胖子手指方向望去——

蒋介石披着一件黑色披风，戴顶灰色呢帽正上山来。他显得步履矫健，手杖也由身边的侍卫给拿着。

“这么大热天，校长怎么披件披风上山避暑来了？”梅合章悄声问。

“避啥暑！”牛胖子无所不晓，“那件披风，听说能避弹，是德国元首希特勒专门托先生的德国顾问带回送先生的……”

“轻点。”风起拉了拉牛佩韦的衣角。

牛佩韦不做声了，和同窗们一样，都屏住呼吸，向前望着。

蒋介石走到山坡上的一座洋房门口，那门上的木牌上写着“黄山小学”四个大字。还没等他敲门，木门便吱呀一声开了。探出头来的正是那位漂亮的陈小姐。

“怎么，这场戏不算乏味吧？”木门又闭上后，牛胖子咂咂嘴，笑着问。

“此乃校长平易近民主作风于细微处之体现。”风起讥讽

道。

“风起兄，其实这些事也没啥，先生也是男人嘛，偷鸡摸狗谁都难免。要是你我有幸交上这么漂亮的小姐……”牛胖子十分通情达理。

“校长为何不明媒正娶地将陈小姐弄回林园官邸呢？”梅合章有些不解。

“梅兄，哪里有你想的那么容易？哪个男人不沾花草，哪个女人不吃醋？将陈小姐这么个绝代佳人弄回官邸，蒋夫人的醋坛子不打翻才怪！当初蒋夫人早料到先生不会规规矩矩，一结婚就要先生信奉基督教，想用上帝的力量来约束先生。可一遇到陈小姐这样天仙般的女人，上帝也无可奈何了。不瞒诸君，那天在游泳池……”牛胖子流出了口水。

“好汉不提当年勇。牛兄，那天在游泳池，你最多不过偷偷掐了人家陈小姐大腿一把。”陈翔故意激他一下。

“岂止、岂止！陈小姐……嘿嘿……”牛胖子被陈翔一激，笑咧咧地露了底，“那天在游泳池里，我才发觉，陈小姐也并非完美无暇，她右边屁股上就有一颗黑痣……”

那天，牛胖子跟着陈小姐跳入游泳池，望着那么白嫩的一双大腿和胳膊就在自己身边摇来晃去，难免不生邪念。但蒋介石一直守在池边，纵牛胖子有天大狗胆，也不敢轻举妄动，去干掐陈小姐大腿一类的傻事。直到陈小姐起池前，牛胖子才瞅准了一个合情合理、大饱眼福的机会——陈小姐刚游到扶梯边，牛胖子加劲游过去。待陈小姐走到了扶梯，他站在水里，守在陈小姐臀部下，非常自然地从一个最难得的角度，贪婪地饱览着陈小姐水漉漉的、优美丰满的臀部，以及臀部上的那颗黑痣……

“那颗黑痣恰到好处，使陈小姐的肌肤显得更白，真是红花还得绿叶衬。”牛佩韦讲完，心醉地抿了抿又厚又大的嘴巴。

“牛兄可谓有胆有识，文韬武略啊！”凤起嘲讽道。

牛胖子并没有听出凤起的弦外之音：“哪里，哪里！要说有胆有识，文韬武略，我们之中，首推凤起兄。”

三

如果说，凤起抬举牛佩韦是弦外有音，牛胖子夸奖凤起，“有胆有识”却实在是肺腑之言。

牛胖子和王凤起可谓“不打不相识。”1937年，67军军长张文清委任炮兵连长王凤起担任军部训练班主任时，牛佩韦是训练班学员。

王凤起到任的头一天晚上，在灯下翻阅着训练班的花名册。只见军部训练班40来个学员几乎都是有点来头的军官，他不禁皱起了剑眉：自己官小言轻，能站住脚吗？

“哈哈！”一阵狂笑声从黑夜里传来。

熄灯号早已吹过，哪里来的笑声？他站起来，推开门，走到训练班学员宿舍门口，只见两间大寝室里仍灯火通明。几个学员围着桌子，吆五喝六地掷骰子；另几个学员倒在床上哼着“桃花江，美人多……”。牛佩韦床前最闹热。一大堆学员围着拿着一幅画的牛胖子，嘻闹着、淫笑着，连新任训练班主任走到他们面前也不理会。

凤起看了一眼牛胖子手头的画：“一个岔着大腿的女人屁股几乎占据了画面的一半。从女人岔着的大腿和屁股下面

望去，是一片辽阔碧蓝的大海。画的上方写着一排英文字：

“See from here, nice!”（由此望去，其美无比）。

“熄灯！”风起怒不可遏，威严地大喝一声。看画的学员们惊讶地抬起头，看着新来的年轻主任。唯独牛胖子不买帐，拿起画在女人的屁股上亲了一下，还叫了声“乖乖”。

又是一阵哈哈的淫笑声。

“放肆！”风起逼近一步，喝道，“报上名来！”

牛胖子倨傲地抬起一张流里流气的脸，扫了一眼比自己小十几岁的风起说：“在下牛佩韦。”

风起火了，一把抓过牛佩韦手中的画，撕得粉碎，厉声喝道：“熄灯！”

那几个学员见风起火了，便赶紧熄了灯。风起刚出门，便听见黑暗中牛佩韦挑衅地骂道“霉气！”

风起闷闷不乐地往回走去。

风起感触万分：遥远的战场上，党国的官兵正在同日寇浴血奋战，而87军军训班的军官们却是这副模样！

他，刚点燃灯，便发现桌上有一张字条：“王教官，当心有人要送你‘见面礼’。”风起久久地凝视着字条，上面没有留名。显然，训练班有一股恶势力。要在训练班站着脚，首先就得给这股恶势力一个下马威。

风起千头万绪地倒在了床上。门外，蟋蟀拍翅，发出单调的吱吱声。透过木条窗棂望去，满天繁星璀璨。远处炮声隆隆，血肉横飞；“杀！”军长张文清策马挥刀向日本兵砍去！“杀！”风起抽出雪亮的马刀，紧跟上去，喊杀声如狂飚骤起……突然，军长中弹倒下马去——“军长！”风起心疼欲裂。

王凤起猛然惊醒，正是东方破晓时。

晨曦撕破晨雾，曙光照进院内。雄壮的集合号声在宽阔的操场上响起。

早饭后早课开始。

王凤起点完名，40名学员中正缺牛佩韦。他站在讲台上扫视了一下教室，学员们的眼光满是疑问、探询，甚至有幸灾乐祸。

“报告新主任！”随着一声寻衅的声音，牛佩韦不经凤起允许，大大咧咧地从讲台走下，径直坐到了位子上，傲慢地抱手胸前望着凤起。

箭在弦上！

“牛佩韦，你站起来！”凤起火冒三丈。

牛佩韦洋洋不睬。

沉默。39双眼睛齐刷刷地看着新任教官如何动作。

凤起咬得紧紧的腮上一阵搐动。他用一双怒目逼视着台下的牛胖子，而他却稳如泰山地坐着。凤起直想给牛佩韦一巴掌，但他清楚，这一巴掌打下去，牛胖子决不会忍气吞声，他会还手。“好汉不吃眼前亏”，凤起决定瞅准时机下手，借此杀杀歪风。

接下来上军训课时，凤起已成竹在胸。新任教官威风凛凛地站在队列前，扬着英武的剑眉喝道：“牛佩韦！”

“有——！”牛胖子长声吆吆地应道。

“出列！”

牛胖子满不在乎地将双手抱在胸前，从队列中走到凤起面前，嘴里还哼着小调：“桃花江是个美人窝……”

“牛佩韦，你知罪吗？”

牛胖子抬起头，突然看见两个肩上扛着楠竹扁担的彪形大汉已一左一右地守在了他两边；新任教官满面秋霜。他被震慑了，情不自禁地嗫嚅道，“我……知罪了，下次再不敢！”

“下次是下次！”风起发作了，“你自持官高，不将本教官放在眼里，‘县官不如现管’我今天非教训你不可！”风起说着，怒喝一声，“趴下！”

牛佩韦不从。

两个彪形大汉走上来，左右一拎，将牛佩韦按倒在地。

“打！”

“啪！啪！……”两个大汉抡起扁担，你一下我一下，直打得牛胖子身上皮开肉绽。

“抬下去！”

消息立刻添油加醋地传到了军长耳里。

第二天，新任教官便被传到屯溪。仪态威严的军长张文清气冲冲地问：“王风起，你为何乱用权力，刚到训练班就撒野？谁允许你毒打牛佩韦？”

“不是毒打，是严明军纪。”风起辩解道，心里暗暗吃惊，自己的窝子里有耳报神。

张文清余怒未平。

“军座，我早就说过自己官小言轻，到训练班恐难胜任。训练班军纪松弛，祸根就在牛佩韦。此人依仗给军座当过副官，根本不把本教官放在眼里，深更半夜还在传看淫画，涣散军心。不给他教训，如何能正军纪？”风起柔中有刚，进退得体。

张文清沉吟有顷，改变了口气：“严明军纪，本无可非